

天机变，噩梦现。
只有解开噩梦的密码，
才能逃出无尽的噩梦……

Nightmare Secret

噩梦密码

莫争 作品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Nightmare Secret

噩梦密码

莫争
作品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噩梦密码 / 莫争著. —北京: 中国戏剧出版社, 2008. 10

ISBN 978-7-104-02837-6

I. 噩… II. 莫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IV.
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54401 号

噩梦密码

著 者: 莫 争

责任编辑: 吴淑苓

责任出版: 冯志强

出版发行: 中国戏剧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

邮政编码: 100097

电 话: 010-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

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-58930242 (发行部)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耀华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: 14

字 数: 150千字

版 次: 2008 年 10 月 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104-02837-6

定 价: 26.80 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内容简介

是谁改变了天机？又是谁在暗中掌握着主宰噩梦的密码？一座神秘的山脉，一连串荒诞离奇的事件，一群毫不相干的人，全部被一股神秘的力量纠结到一起。从突然出现在丛林中的远古异兽，神秘的土著族人，到一群群来无踪去无影的吸血蝙蝠，似乎都与一场噩梦有着密切的关联。据说，只有解开噩梦密码的人，才能逃出这场无尽的噩梦。

天机变，噩梦现。无人知道，在这场噩梦的背后到底还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；也无人想到，当这场噩梦危机被真正揭开时，谜底竟然是……

第一章 噩梦前兆 / 1

阴霾的乌云神出鬼没地浮现空中，遮住了那轮昏黄暗淡的太阳。先知的鸟儿停止了轻快的鸣叫，冰凉的溪水潺潺呜咽，野花在寒风中瑟缩发憊。

第二章 探访 / 17

“红旗山，我来了！”当第一脚踏在福州的土地上时，我冥冥中感觉到了一种神秘力量对我的深情呼唤。

第三章 黑夜传说 / 37

当出租车钻进一个个中空棺材般的隧道时，我们像是钻进了魔鬼的五脏六腑。隧道的上方有盏盏黄色的灯光，恍若无数恶魔贪婪的眼睛。

第四章 血旗山探秘 / 53

我抬头一看，一头滑翔机般大小的翼龙俯冲而来，狰狞的怪头张开了血盆大口，它锋利无比的龙爪刺穿了我的肩胛骨，残忍无比地把我叼在了半空……

第五章 神秘部族 / 65

一路上，我也发现了一些日本人的建筑遗迹。许多建筑都是依山而造，由于年代久远，已经倾塌不全，被荒烟蔓草所覆盖。远远看去，像是一栋栋原始丛林里的鬼宅。

第六章 新的队友 / 87

我把自己裹在毯子里，但忽然多了一个疑心，因为在我掉头的一瞬间瞥见陶明的眼里闪过一丝迟疑。是的，他一定还隐瞒了一个秘密！

第七章 转战西班牙 / 101

小箏忽然叫我去西班牙，可真是吓坏我了。莫非她在外乡被洋鬼子欺负了？未婚先孕这样的傻事难道也会降临到聪明伶俐，天下无双的小妹身上？

第八章 迂回战术 / 125

在西班牙警方特许下，我们刻录了一张神偷的光盘带到中国。随行的有我、莫小箏、麦克、威尔警长，没有可怜的金维斯组长。

第九章 新的线索 / 139

我回头看了一眼小妹，她也似笑非笑地盯着逃亡。我和小妹果然心有灵犀，我们全猜到逃亡的真实身份了！

第十章 午夜魅影 / 15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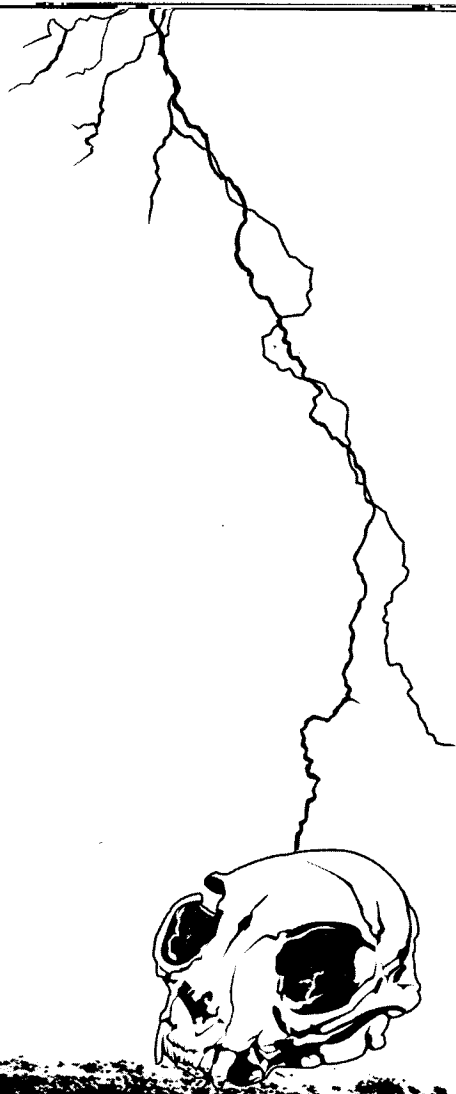
女孩子的声音忽隐忽现，凄厉的哭喊已经转为低沉的呻吟，周围黑暗阴森，我的身体已经不听从我的大脑，我像被鬼魂附身一样下意识地朝诡异的求救声寻去……

第十一章 洞穴埋骨 / 171

阴暗的岩洞里纵横交错，我迷失其中。在狭窄曲折的洞中，我看到越来越多的骷髅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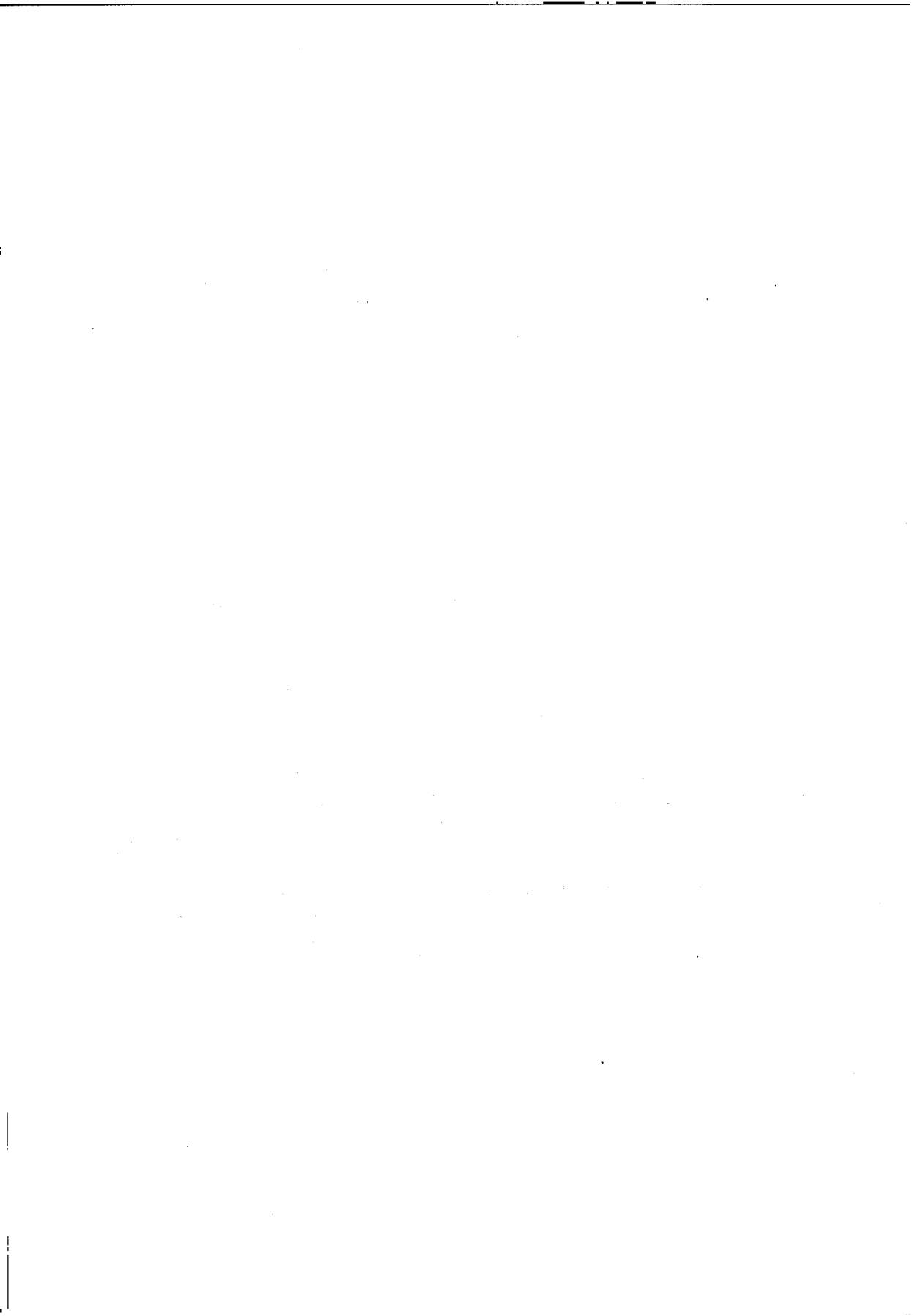
第十二章 真相大白 / 193

“轰轰隆隆！”天地间发出无比巨大的爆炸声，火光弥漫天空，蘑菇云升空，宛如世界末日。



第一章 噩梦前兆

阴霾的乌云神出鬼没地浮现空中，遮住了那轮昏黄暗淡的太阳。
先知的鸟儿停止了轻快的鸣叫，冰凉的溪水潺潺呜咽，野花在寒风中瑟缩发憊。



阳光明媚，山清水秀。

一点也不像恐怖小说的开头哟。

不过相信你一定有过大夏天走在太阳下，突然觉得身心凉彻，毛骨悚然，像掉到冰窟里的异样感觉吧。

一对早恋的小情侣在野外的枫林下热火缠绵，远处传来一阵少男少女欢呼雀跃的喧闹声。这是一次终生难忘的郊游。

“小可爱，我，我怎么感觉脖子凉凉的？”一个少年对躺在他身下的少女说。

“嗖——”天空有片诡异的黑影急速掠过。

“你，你，身后有，有……”女生瞪大了杏眼，惊讶万分地说。

男生惊恐万分，俊脸吓得惨白，“有，有什么……我早听说了……这个地方不干净……”他嘴唇哆嗦，转动的脖子因为僵硬而发出关节的摩擦声。

一片片妖冶的枫叶颓废地飘了下来，男生的眼前顿时鲜红刺目。

在那僻静荒芜的小树林里，他们因为彻骨的寒冷与钻心的恐惧而忘却了时间的流逝。

“咯咯……我吓你的啦！”女生打破僵局，恶作剧地大笑起来，她甜蜜地圈住了男生的脖子，还响亮地亲了他的脸一下。

“哈哈哈！你捉弄我！”男生恍然醒悟，一把将女生抱了起来。

女生笑嘻嘻地挠着他的胳肢窝，然后一溜烟跑开了。

“别跑，别跑……我来追你了！”男生兴奋地追了上去。

“呼……”冷风袭过。

阴霾的乌云伸出鬼没地浮现空中，遮住了那轮昏黄暗淡的太阳。先知的鸟儿停止了轻快地鸣叫，冰凉的溪水潺潺呜咽，野花在寒风中瑟缩发憊。

末日降临了。

男生女生不约而同地感觉到了一种肃杀压抑的气氛。

风吹得更凛冽了，摇晃的树木像被发狂的魔鬼抓扯着发泄不满，茂密的灌木丛下传来野兽低沉的怪叫声。一种不祥的预感油然而生。

“我，我真听说这里很不干净的……”男生紧张地抓住了女生冰凉的手，英俊的脸庞因为恐惧而扭曲变形。

女生紧紧咬住牙齿，脸色惨白，战战兢兢地说：“我，我们回去吧……”

“呼！”一阵狂风吹来，散落的红叶像沾血的冥币纷纷扬起。在那无穷无尽的混沌中，有一片异常妖艳的枫叶在空中左右翻飞，像一面血红的小旗帜飘扬空中……

天，黑了。

树林里哗啦作响，魑魅魍魉。两人四目相对，手足无措，猛然间有一群妖里妖气的蝙蝠急速飞窜，张牙舞爪地疯狂朝他们扑来！

他们走投无路，一边抱着头夺路狂奔，一边没命地挥舞驱赶。两人狼狈不堪，遍体鳞伤，浑身痉挛，生不如死。

这就是地狱的黄泉路吗？

也许相爱的人死在一起，也是一种凄美。

“嗷——”天上猝然响起一声尖锐刺耳的嘶鸣，宛如响雷一样在天地间回荡着。

庞大的蝙蝠群仿佛听到了撤退的号角似的，争先恐后地向四处逃窜而去。

“看！”惊魂稍定的女生抬头看到，朦胧的天空出现了一个闪光的小黑点急速冲刺。

“天！原来那个恐怖的传说是真的……”男生汗如雨下，全身颤抖。

黑点渐渐迫近，身型飞快增大，气势骇然。它从空中俯冲而下掠过两人的头顶，刹那飞沙走石，双翼遮天蔽日。



少男少女的身后出现了一个硕大无朋的黑影，他们的脊背冷飕飕的，明知凶险万分，可是深渊般的恐惧却让他们忘却了恐惧的存在。

他们像着了魔一样身不由己地缓缓地回过头去。

男生牙齿打战，不可思议地撑大了他的单眼皮，黑白分明的瞳孔里一张狰狞凶险的恶魔曝露出来，残暴的血盆大口无情地覆盖了他倒霉的一生。

“救命啊！——”女生捂住娇脸，泪流满面，凄凉无助地尖叫划破了风云如晦的夜空。

“咔嚓……”幽静的森林中响起怪兽咬噬猎物的撕扯声。“咔嚓，咔嚓……”阴森诡异的声音鬼魅地回荡着，鲜血腥臭的气味弥漫了整座死气沉沉的山谷……

大风起兮，衰败的枫叶无情飘起，天地间遍布了血腥的红！

我是莫争。一位作家。

2006年春天。我隐居在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天慧园小区的一栋小楼里。

三月的一天早上，我照常去楼下的信箱取订阅的报纸。

“福州血山鬼魅惊现，高中学生下落不明！”《新京报》的社会新闻版面里，我无意看到一则转载新闻。

多美好的花样年华，在山里谈恋爱不会是冒犯山神被抓去修建地狱吧？我把新闻逐字逐句地读了一遍，沉重地叹了一口气。一对参加郊游的高中学生在山里失踪了。该山区已经连续发生多起失踪案件。尽管媒体解释说该山区地处偏僻，人迹罕至，什么意外事故都难以预料云云。但直觉告诉我，事情绝对没有那么简单！

“当地政府已经警告市民，‘请游客尽量避免前往该山区，如有意外，后果自负’！”

看到新闻的末尾，我几乎要把早餐喷了出来。什么屁话啊！说

的好像陆地百慕大一样,有那么可怕吗?我的好奇心被勾引出来了。更可恶的是报纸一直没有说清楚“该山区”到底在福州的什么位置,难道是怕无聊的市民以身犯险?

这事值得留意一下,我于是把这则新闻剪了下来。我已经模仿蒲松龄搜集了十几本的怪事奇闻笔记,从布达拉宫地下宫殿挖出的孔雀石到巴黎卢浮宫上空的 UFO,从罗布泊沙漠的雪白骆驼到震惊欧洲的希腊古城堡鬼魂事件,从南卡罗来纳洲的蜥蜴人到奥古布古水怪,从战国指环唤醒前世记忆到网络邮件精神催眠杀人连环案件,我一直对神秘的事物穷追不舍。

也许有一天我会为我的好奇付出惨重的代价,但我愿意以一种勇敢而无畏的姿态面对一切!——包括死亡!

像往常做完摘报一样,我很快忘记了福州山区失踪人口的新闻。

直到四月一日的晚上,我照常上网,福州的网友桔子 in QQ 上发了一则新闻给我:“老莫同志,知道吗?福州出现翼龙了!”

“老汉抓下巴——胡扯!”

“GG,相信我!”

“你不会吃饱了撑的吧?”我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。

“我,我没吃饱,今天为了上网我连晚饭都没吃呢……”她很委屈地说,附加一个号啕大哭的 QQ 表情。

桔子是福州一所重点中学的高二学生,因为很喜欢我的小说而加为好友。她是个机灵可爱的小姑娘,每次见我上线就“GG,GG”地叫个不停。(注:GG 读 gege,不是 jiji)

我回了一个奸笑的表情:“今天是愚人节,你明显是寻我开心嘛!”

“我才懒得骗你呢!”桔子急了,我可以想象她在宿舍里和一群死党耍我不成,满脸窘红得尴尬。

“哈哈!21 世纪跑出恐龙出来,亏你想的出来!看来你深受斯

皮尔伯格《侏罗纪公园》的茶毒啊！”

“我不和你争辩了，你自己看！”桔子生气了，给我发来一个新浪的网址。

没想到新浪这么大的门户网站也在愚人节开这种无聊玩笑！我半信半疑地点击进入了那个网址。一行触目惊心的大号黑体字赫然出现眼前：

“翼龙”再现红旗山之颠 50 多名游客目击瞬间

福州红旗山。2006 年 3 月 28 日中午，福州红旗山“翼龙”再次亮相，在场的 50 余名游客在森林管理人员的提示下看到了这一精彩瞬间。

28 日 16 时许，福州市闽侯县的张先生随旅游团来到福州红旗山森林公园北坡游玩。当时晴空万里，山上能见度颇高。突然，一位护林员高喊：“看，翼龙又出来了！”游客们随护林员的指向看去，湛蓝的天空中，一个正在飞翔的黑色的动物清晰可见。

“那个‘翼龙’特别长，足有 5 米多，身体是黑色的，由于在高空，看不清形体，但能明显看出它的长度，不可能有那么大的老鹰。”张先生对记者说，“这个‘翼龙’飞了大概一分钟后，就消失在红旗山北侧茂盛的丛林中。”

“当时它曾经向我们所在的方向飞来，看得更加清楚了，特别是它黑色的身体和宽大的翅膀，在蔚蓝的天空下反衬得更加清晰。”同行的游客王老师证实了张先生的话。王老师告诉记者，当时他想用相机拍下这一精彩瞬间，但由于相机焦距有限，所以在照片上看并不明晰。当天值勤的护林员对游客们说，从前年上任来，他已经数十次看到红旗山“翼龙”了。

据悉，当天的目击者有 50 余名。他们职业各异，彼此不识，不存在共同的欺骗动机……

“桔子，这个谎扯得够大啊！”我发了一个锤子砸她的小脑袋，“等



过了愚人节，新浪一定会被其他竞争网站狂骂一顿的！”

“不可能的！”桔子倔犟地说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其他网站也全都转载这则新闻了！”桔子激动地说，“不信你去搜狐、网易、雅虎、腾讯看一看！”桔子一口气又发了十几个新闻地址给我。

我一一打开，页面皆是福州红旗山翼龙事件的相关报道，内容也是大同小异。

“天哪！这些网站怎么这么无聊啊，用假新闻来弄噱头抢眼球！”

“莫 GG，你不是对一切神秘的事情感兴趣吗？你为什么偏偏不相信地球上还存在着翼龙呢？”桔子发了一个怒火的表情，“不要以为恐龙的存在只是好莱坞电影里的场面。你难道没听说过刚果的神秘恐龙吗？”

“啊！”我见桔子居然较劲起来，不得不认真对付：“好吧，你说说看。”

桔子于是发来一段文字，虽然其实早几年前我就在《自然》杂志上看过了。

“著名潜动物研究专家麦姆斯·鲍威尔表示，刚果的边远密林沼泽中生活着类似蜥脚类恐龙的怪兽，二百年来，中非洲流传着有一只怪物的故事，这只怪物脚上有爪，体态类似河马，但是有一个巨蜥般的尾巴和火龙一样的脑袋，颈部很长，据说只要独木舟靠近该怪物，就会被怪物杀死船员和弄翻独木舟，侏儒族啤格米人猎杀了一只怪物。结果，部落里吃过怪物肉的人基本都死了，该部落叫它——莫格拉·斑比，栖息于密林中的沼泽和河湖中。虽然据说此地区极难通行而很少有人进入考察，但是少数进入此地的探险者几乎都有一定的发现。探险家把很多种恐龙复原图给土人看，土人认为雷龙复原图与之最为相似。虽然雷龙比这要大许多且不栖息在密林沼泽地

区,另外非洲还未发现过雷龙化石,但是在侏罗纪非洲与美洲相连,理论上雷龙在非洲有分布是可能的,再说蜥脚类长得都差不多。至于大小和习性,时间已过去了一亿多年,环境也有了极大变化,如果蜥脚类有残存后裔也应该出现身体变小和习性改变,这符合生物进化的规律……”

“那照你说,你相信红旗山有翼龙的传闻是真的了?”我试探地问。

“苏轼在《石钟山记》中说,‘事不目见耳闻,而臆断其有无,可乎?’”桔子说,“我也不确定是否有翼龙,但至少在没有彻底调查清楚之前,我觉得存在着可能。所以当你随便否定了翼龙存在的观点时,我挺生气的。因为你是我崇拜的作家,但是你对此事却连一点想像力的勇气也没有!”

“我,我……”我气短,“行,我服了你了!女卫斯理,那你现在准备怎么做?”

桔子豪情万丈地说:“我决定‘五一’长假亲自去红旗山探险!”

“啊!你开玩笑吧?”我担心地问。

“切!不入虎穴,焉得虎子!我一定要去红旗山把翼龙找出来!”

“你是不是看《金刚》看疯了啊,你想发展一段催人泪下的人龙恋,然后让中国军队为了整座福州城的安全用空中导弹轰死翼龙啊!”

“你,你……”桔子急了,“莫 GG,你太过分了啊!”

“好啦,好啦,今天是愚人节吗。大家开开玩笑,不用介意哦,‘五一’不如来北京玩吧,我带你去北新桥的锁龙桥去。”

(锁龙桥是一个在北京街头巷尾流传已久的玄异故事。大抵在东直门内大街西端、交道口东大街东端、东四北大街北端、雍和宫大街南端会合的十字路口,隶属于东城区北新桥街道办事处管辖,地铁5号线离锁龙桥还有一站。据说刘伯文和姚广孝两人建了北京城,

发现北京城有几口海眼，通到大海。最大的俩：一个在京西玉泉山镇的一个大庙地下，一个在北海被白塔镇着，还有一口在东直门的北新桥。为防水患，还把一条龙锁在了海眼里，并承诺，等桥旧了，修起桥翘了，路灯朝下不朝上了，就放老龙出来。可人们并没有修桥，而是在上面盖了一座岳王庙，还把这个地方叫做北新桥，因此老龙永远的被镇在了井里。听老人讲在日伪时期，日本人不信邪，强迫老百姓拉过锁龙的铁链，拉的满大街都是，还没到头，可恶的小日本还让继续往上拉，这时井里突然往上泛黑水，而且井里还传来了怪声，吓得小日本也不敢再往上拉了，把拉上来的链子又顺了回去。第二次是红卫兵破四旧，也把大铁链子往上拉，结果跟日本人一样，也全吓傻了，赶紧恢复了原貌。）

“不去北京看锁龙了，据说那口井在已拆的大华商场后边，现在在北新桥的商场里，已经被人用水泥把井口封起来了。”桔子说，“莫GG，很晚了，明天我还有生物课考试呢！你要是有时间来福州玩吧，我们见个面！”

“好！我见到你才相信世界上真的有恐龙！”我开玩笑地说。

“你，你！”桔子嗔怒地反驳，“那也比你这只超级史前青蛙好！”

“哈哈！”我们愉快地下线了。

夜深了。灯光璀璨的北京城，车来车往的呼啸声，隐隐中我听到地底被铁链束缚的巨龙苦苦挣扎……

我睁开眼睛醒来。

奇怪！天为什么这么黑？

我看了一下床头的闹钟，可爱的米老鼠的爪子指着早上8点。天！怎么可能？我朝东的窗户居然见不到一丝灿烂的阳光？

我下了床，却马上缩回了脚。我的妈啊！我的脚踩扁了什么，毛茸茸的，血淋淋的，一种恶心的呕吐冲上喉咙。

低头一看，一只不幸的硕鼠刚才被我的大脚踩成了面目全非的

肉酱！密密麻麻的老鼠成群结队地在床底下游行示威，它们互相咬着尾巴，有的老鼠尾巴已经鲜血淋漓，像一面战败的旗帜拖在地上。更奇怪的是，每一只老鼠都长着一对耷拉的黑翅膀！

不会是我眼花了吧！我揉了揉眼睛，这时不可思议的场面出现了！

为首的老鼠身上的翅膀竟然慢慢振动起来，细小的身躯像充气一样膨胀开来，翼展足有三米之长！它露出了狰狞的牙齿，磨牙霍霍，发出腐烂恶心的腥臭……它红彤彤的锐眼直勾勾地盯着我，我心跳加速，血液喷涨，怪老鼠抖擻胸腹，掀动羽翼，像一架直升飞机的螺旋桨加速运转，呼啸的风声吹乱了我蓬松的头发。突然所有的老鼠如阴森的蝙蝠群猝然腾空，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，一只只张开血盆大口，从四面八方急速俯冲，朝核心的我包围猛扑过来——

“啊！——”我尖叫着弹坐起来。

刺眼的阳光照在我惨白的脸上，我捂着狂跳的胸口长长地松了口气。

还好！只是一场梦。

几只老鼠在床下“唧唧喳喳”地咬我昨夜未吃完的饼干，一架波音747客机呼啸着从楼顶飞过，我恍然明白梦境里老鼠可怕的游行与飞机的轰鸣声的来源。

我一骨碌跳下床，用冷水清洗了一把脸，梳理一下蓬乱的头发。镜子里的我脸色发白，麻木不仁，黑眼圈表明我的睡眠不佳与用脑过度。

“翼龙？红旗山？福州？”吃饭的时候，我的脑子里不停地徘徊着这几个字眼。福州，我觉得这个名字满亲切的，可是又隐隐觉得有点不对劲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
我先上网。今天4月2日了，所有的玩笑都应该像孙悟空棒打的白骨精被打回真面目了吧？